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2024年7月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左　骏
校　　对:贺天鸿

鹿原一隅(资料图)

鹿原一隅(资料图)

地名记忆

鹿原,农耕遗风千古流

黄春平

鹿原,华夏农耕文明肇始地,一个与炎帝陵、鹿原陂相伴几千年的人文胜地、风水宝地。

这里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斜濑水流经全域,上游穿崖过峡,下游一马平川。伫立始祖炎帝安寝之地的皇山之巅鹿原亭,眺望南北阔地,转晴180度,鹿原全境几乎尽收眼底。

(一)

行政地名鹿原镇源自炎帝归葬地鹿原陂。

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为民治病,“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南宋罗泌《路史》云:“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记述更加具体:“炎帝墓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茶陵县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因炎帝陵而名。这就是说,在汉代,炎帝陵就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不然,何以以其陵而名县呢?在王象之编写这部地理总志不久,南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朝廷将茶陵县的康乐、霞阳、常平3个乡分出来建立酃县(即今炎陵县)。自此,炎帝陵就在酃县了。

清道光版《炎陵志》又载:宋太祖赵匡胤遣使臣遍访天下古陵,在茶陵县南100里之康乐乡鹿原陂觅得炎帝陵,遂于乾德五年(967)建庙奉祀。清乾隆十六年(1751)衡州府知府黄岳牧,在陵下河畔一块巨石之上刊题“鹿原陂”三字。或许是人过留名的缘故,43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山西籍酃县知县赵宗文又在此重刻“鹿原陂”,也就是今天游客所见的“鹿原陂”摩崖石刻。

鹿原陂是令历代文人骚客流连忘返、歌咏不绝的地方。如明代衡阳知县、诗人王炯的《晓行鹿原陂》:“莫问茫茫大九州,鹿原陂上古风留。稻花含露香千亩。好听丰年遍野讴。”清代诗人李培元的《鹿原》:“鹿原苍翠古茶乡,旧记无从问李唐。不知庐陵贤父子,梦征两火亦茫茫。”等等。

鹿原陂又名鹿原坡、炎陵山,古称白鹿原。“陂者,水边高地也”。相传古时这里森林茂密,常有白鹿于此照影戏水,古人认为此地吉祥,称为“白鹿原”。后于此筑陂,引水种稻,故又称“鹿原陂”。清同治《酃县志》载:“茶陵睦乡有潞水兆,相传炎帝先卜葬于此,弗吉,乃归栖鹿原。今潞水尚有古坑,土人犹呼为‘天子冢’云。”

正是因为炎帝神农氏安卧于鹿原陂,几千年后才有了行政地名鹿原乡、鹿原镇。今鹿原地域宋属康乐乡,清为康乐乡三都。民国二十七年(1938)设鹿原乡、炎陵乡。民国三十六年(1947),鹿原乡并入炎陵乡。民国三十七年(1948),炎陵乡下辖32个村庄,涵盖了此后的船形、东风、塘田乡。

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调整频繁。1961年3月,从三河乡划出斜濑水西岸的天星、洣西、翠群3个大队设河西公社。1990年1月,河西乡更名王家渡镇。1996年12月,撤销王家渡镇、塘田乡,并析三河镇河光村,合并设立鹿原镇。2015年11月,又将东风乡并入鹿原镇。合并后的鹿原镇,辖21个建制村,镇域面积196.88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人。

(二)

自古以来,鹿原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沉睡数千年的湖田“西汉大墓”的发掘,更是让今人刮目相看。

2010年10月,炎汝高速公路鹿原镇湖田施工现场发现有大型古墓迹象。经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考古发掘并认定,位于湖田村洣水东岸平原边缘一座小丘陵上的墓葬是一座汉代大型木椁墓。

小丘陵俗称“反背坳”,与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墓冢隔河相望,两地直线距离约1公里。当地村民认为,此山正对炎帝陵且位置高,历来是安葬先人的“风水宝地”。因此,小丘陵上有大小坟墓10余座,直至修建炎汝高速公路才迁移,但一直没听说过地下十多米的深处还有大墓。

墓葬椁室由巨大的木枋垒砌而成,椁室长约7.2米,宽约6米,高约2.1米。古墓虽然曾遭盗掘和破坏,但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随葬官车、铜器、漆器等。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出土的部分器物判断,该墓为西汉晚期。从墓葬的规模来看,墓主人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且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越人或其他当时的少数民族人物。

湖田汉墓的发掘,表明流经炎陵西部地域的斜濑河两岸,在两千多年前就是一块有人类频繁活动的地方,为史载炎帝陵“西汉有陵,唐代奉祀以昌”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2010年11月11日,新华社新闻通稿以《湖南炎帝陵前发现西汉大墓,“西汉有陵”添新证》为题进行报道,称“此次在炎帝陵附近发现西汉大型墓葬,与今年3月在炎陵县境内发现古代皇帝授权‘御祭官’谒陵行经的‘御祭古道’遗址一样,有力地佐证炎帝陵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

与此相印证的是,在鹿原境内先前已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3处、商周文化遗址12处、石器点1处,以及东汉墓葬群,表明在4000多年前这里就有人居住,东汉前就散布着村落。

国民政府时期的湖南省府对鹿原也情有独钟。民国7年(1918)5月,湘军第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率部在此驻军近两年。民国28年(1939)6月,湖南省干部训练团1000余人迁驻王家渡墟。同年秋,日寇犯湘。九十月间,湖南军民举行长沙会战。为防患于未然,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决定将湖南省政府办公地迁往今鹿原镇的炎陵村。民国29年(1940)7月,仅湖南省建筑工程队就派出200多工匠入酃,炎陵村及周边一时工匠汇聚,人声鼎沸,热闹异常。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建起了百余栋简易平房。为适应战时的需要,还修建了3个可容数百人的地道、防空洞。与此同时,省公路局雇佣200多民工,修筑太和至炎陵村公路。后因故,省政府搬至炎陵临时办公的计划没有完全成行。

风水宝地自然也出人才。红军早期政工干部房灿、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段楠、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歼倭名将霍揆彰、抗日骁将刘鼎汉、旅台游子李道合、旅台炎陵同乡会长唐圣绪、农村复式教学专家马安健等,以及恢复高考后,炎陵县首位考入清华、北大的学子陈丽新、王建平,都是土生土长的鹿原人。

(三)

鹿原镇地域为炎陵县最大的冲积平原,斜濑水南北纵贯全境,历来水陆交通便利,还有途经数县、与衡州府相连的御祭古道。

鹿原合并前的王家渡、塘田,旧时都有与县城通畅的故道可行。具体路线是自县城出西门,经五里牌至石鼓;石鼓始,左支经河漠渡、霍家墟至塘旺;塘旺始,左支经炎陵到塘田墟,右支即至王家渡。故道路线在河漠水设河漠渡口,在斜濑水设王家渡渡口,1964年后渡口被公路桥梁取代。

这里列廛聚货,“日中为市”,颇有农耕遗风。

炎帝陵、御祭古道、开阔平原、水运发达、人口密度大,成就了昔日鹿原商贸繁荣。清乾隆三十年(1765),甲南(王家渡)、龙爪石即有墟场。同治年间,龙爪石墟场消失,又新辟塘田墟场。

王家渡今为鹿原镇政府驻地,与炎帝陵隔河相望,因墟场渡口在王家地盘,故名。史料记载,有一支茶陵湖口的王姓人口,清初迁居于斜濑河今鹿原镇地段一渡口旁。王家居住的地方东接渡头,南连罗刘廖段等姓氏聚居之地,逐渐构屋相连,聚货交易成市,一时为繁华之墟。久之,渡口被叫做“王家渡”,墟市也被后人叫做了“王家渡墟”。1990年,当地人觉得“王家渡”这个地名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便将河西乡更名为王家渡镇。

这里种养业发达,盛产稻谷、黄豆、花生、茶叶、鲜鱼、土猪,历史上就是炎陵的粮仓、猪圈、鱼塘。清代,天堂村天然野生的“天堂茶”被列为朝廷贡品。当地农人历来有采集天然鲤、鲫鱼卵的习惯,每至惊蛰、谷雨时节,渔农将鲜嫩杉枝扎成扇形鱼巢,选择天气晴朗闷热的傍晚吊浮于深潭,待鱼产卵后取回培育,五至七天即可出苗。

炎陵历史上,鹿原是唯一开挖过煤炭的地域。清同治年间,县内即产煤炭,1940年,段祖荣等人在玉江开办煤矿,有矿工60余人,年产煤25吨,主要用于烧石灰。是时,登记开采煤矿的还有久太、信孚、至善公司。日侵湘后均歇业,由附近农民任意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采煤业迅速恢复,1951年开办煤矿煤窑5家。1958年,成立国营玉江煤矿,采煤兼烧石灰,设3个工区。因产量减少,1972年转迁鹿原陂即炎陵山开窑采煤。1986年恢复炎帝陵风景区,煤窑被封,炎陵煤炭开采历史终结。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政府部分机关、学校临时迁入鹿原,一时人流、人口陡增,商贾云集,流资骤长,王家渡、塘田墟商贸繁荣程度远胜于县城。民国29年(1940),仅王家渡墟内就有定点布匹、杂货业店(摊)23家,国药店3家,客栈2家,竹木牙行4家。

新中国成立后,鹿原成为炎陵西片经贸、文化、教育、卫生中心。炎帝陵修复并对外开放,升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鹿原镇迎来加快发展新机遇。近几年来,先后获授全国文明村镇、湖南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等称号。

真情

最后一块西瓜

魏　霞

周末,回家看父母。

在家附近的胡同口停好车,两手提着大兜小袋的东西向家走。拐过一座房子的山墙,就看见父母坐在自家院门外的凉阴处乘凉。父亲看见我,站起来迎着我进了院子。

我放好东西,父亲已从冰箱里抱出了半个西瓜。我洗了手,切西瓜,父亲在门楼底下支桌子摆凳子。我把切好的西瓜放入瓷盘,大大小小的六块西瓜,红瓤绿皮摆在白色的盘子里,煞是好看。

我端着西瓜放在父亲支好的桌子上,问父亲:“我妈呢?”

父亲说:“估计还在院门外坐着。”

我出院门一看,可不是,母亲还坐在凉阴处的马扎上,呆呆地,也不知在想些什么。我走到母亲身边,拉着她的胳膊说:“妈,走回家吃西瓜。”

母亲抬头,浑浊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显然有些吃惊地说:“这不是霞妞吗?”

“是。妈,回家。”

母亲没再言语,任由我拉着回了家。

母亲的见面语越来越少。前年如果见我一个人回家,她还总爱问,玉斌(我爱人)咋没来?咋不让孩子来啊?我一一回答后,她就开始嘱咐我:你眼睛近视,一个人开车一定要小心,我和你爸在家都好好的,你开着车在路上跑,我们不放心……林林总总,一见面说个没完。从去年春天开始,母亲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直到后来问她话,她才说。虽然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没间断地吃着,我和父亲不得不承认,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我让母亲在桌子前坐好,给她选了一块最大的西瓜给了她,她接过西瓜就默默地吃起来。我又给父亲选了一块,随后自己也拿起了一块。父亲边吃西瓜边向我告母亲的状:不知道冷暖饥饱。这么热的天,让她穿半截袖她非要穿个大厚布衫;手里拿着勺子还找勺子;晚上让她洗脚说尽好话她也不洗;我拿回家的糯米糕他还没吃一口,母亲半晌的时候全吃光了……

我慢慢地吃着西瓜,听着父亲的诉说,心中充满了哀痛,我记忆中的母亲勤快讲卫生疼丈夫爱儿女,全然不是父亲所说的这样。我看向身边81岁的母亲,她胃口还是蛮好的,只顾埋头大口地吃西瓜,并不为父亲说她的“坏话”而辩解,偶尔抬头看看父亲和我,一脸的懵懂。

盘子里只剩下一块西瓜了。我看看黑瘦的父亲,再瞅瞅白胖的母亲,拿起最后一块西瓜对父亲说:“爸,您把这块西瓜吃了吧。”

父亲说:“让你妈吃吧,她比我能吃。”

“妈,您吃了这块吧。”我把西瓜递向母亲。

母亲摇了摇头,不接。

“你一吃就吃好几块,这会儿咋只吃了两块就不吃了?”父亲似在质问母亲。

母亲看着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嗯,不想吃了。”

我理解父亲,他年轻时脾气就不好,三年前动了一次大手术,身子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现在整天照顾脑子不清醒的母亲,脾气不好是难免的。

我从凳子上站起来,弯腰又把西瓜往母亲跟前送了送,劝道:“妈,吃了这一块儿吧,不值当往冰箱里再放。”

母亲推我拿西瓜的手,还把头扭向了一边,似个孩子般地执拗:“不吃,就是不吃。”

“你为啥不吃?”父亲追问母亲。

我知道,父亲在内心深处是心疼母亲的,唯恐母亲是哪里不舒服才不吃这最后一块西瓜。

没想到母亲一脸郑重地对父亲说:“霞妞才吃了一块,让她吃。”

我的泪瞬间溢出了眼眶,佯装洗手去了厨房。

当母亲痴呆得忘记了世上的一切,还是未能忘记疼爱她的女儿啊。

桃源云谷

吟诗遥念神农谷

钟志刚

处于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腹地的神农谷,一直是萦绕于我心间的一道风景。

身为炎陵人,我对它自然不会陌生,知道它的乳名叫做“桃源洞”。年少时曾有几次前去寻幽探秘的机会,可惜终未成行,一次次与其失之交臂。留存在记忆里的,只有一纸信笺上的咏桃源洞诗稿,诗情诗境,已被岁月浸染成一幅青绿的山水画卷,常在我心头氤氲着阵阵温润气息……

1988年暑假,村小学组织夏令营。当时因家庭经济条件受限未能参加,心中有些许失落。同学们从桃源洞回来后那眉飞色舞的描述,再次强烈地刺激着我,让我也极其渴望与它来一回“亲密接触”。

契机很快来临。当年,炎陵县十都镇桃源洞人士李晟芳在我老家垄溪乡工作。他学识渊博,喜欢舞文弄墨,遂与家父成为至交。李老先生退休后荣归故里,发挥余热,积极投身于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的宣传推广中,并多次盛情邀请我们一家前去游玩。

1989年春夏之际,李晟芳先生又修书一封。信是用毛笔写在办公材料纸上的,蝇头小楷,字字珠玑,温婉可人。随信附有一首自作诗《咏桃源洞》,序言写道:“少小泪离桃源洞,白发荣归桃源洞;建设苏区桃源洞,回文诗颂桃源洞。”

父亲戴上眼镜,郑重其事地捧读友人诗稿,用客家话抑扬顿挫地吟咏起来:

村阁环山竹翠青,洞源桃花万城春。
晴天白雾雨纷纷,深潭黑水碧澄澄。
晶晶石泉流当叮,群群恋侣伴友情。
名传神医古老仙,人醉画意诗回文。

这首诗也许称不上诗中精品,但不影响它成为认识神农谷的一把钥匙!尤其可贵的是,作者运用了回环往复的修辞手法,属于少见的回文诗,不管顺读还是从最后一字往前倒读,均音顺意通,境界优美,值得玩味。翠竹环绕、桃花灼灼、重峦叠嶂、溪谷纵横、飞泉流瀑、云锦霞光的美景跃然纸上。

父亲沉吟良久,称赞其诗得苏东坡回文诗《题金山寺》之妙,钦佩之余,工工整整地誊写在手札本里。

见了诗中的描绘,我只觉那应是神仙居住之所,心中愈发萌生前去旅行的念头。父亲为激励我刻苦读书、跳出农门,便满口应允,然而却言明需等我考取中专以后方可成行。奈何我没有出息,最终与中专无缘。父母为此深感惋惜,对于去神农谷游玩一事,自此便绝口不提。

时光匆匆,转瞬三十余载已逝。

在此期间,我辗转于多个城市,回炎陵的次数屈指可数,自然也无暇光顾神农谷,留存在印象之中的,依旧是那首回文诗里描绘的风光。

后来,父亲亦离我而去。但每当我在异乡翻开父亲遗留下来的手札本,诵读着李老先生的诗稿,便会倍感亲切。在遥念神农谷的山山水水之时,也常常被父辈之间那份难得的浪漫诗心和深厚情谊所触动,它们恰似一坛封存多年的美酒,一直都在时光深处静静飘香。

七八年前,我曾召集一帮朋友踏上“炎陵黄桃采摘游”的征途。车队从长沙出发,第一站直奔神农谷。可是刚过炎陵沔渡圩,但见驰往神农谷方向的车队犹如“蚂蚁牵线”,密密麻麻,驰速如龟,令我们不得不绕道折返。

三年前,终于在一个春日如愿以偿踏入神农谷那神秘殿堂,循着诗中的描述,熟门熟路地造访了一个陈年的梦境。

当我一一踏访辖区内的景点时,犹如拜见一位位神交已久的老友。因着这层渊源,眼前的景致也被注入了感情色彩,愈发显得旖旎动人。

当年李晟芳先生创作那首诗时,景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他重点着墨于桃花溪、珠帘瀑布、黑龙潭、古老仙等核心景点,从眼前的自然景观延伸到神话传说,无不美妙动人。如今,神农谷已经开发出六大景区、四十多个景点,兼具山、水、石、林之美,拥有雅、趣、奇、险之韵,融合了“古、红、绿、彩”为底色的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成为声名远扬的避暑、休闲、康养和探险胜地。而这首诗中的描述,依然能涵盖全部景点的特色,愈发显得经典且耐人寻味。

当年我对“晴天白雾雨纷纷,深潭黑水碧澄澄”一句难于理解,直至身临其境,才被其生花妙笔所折服——“晴天白雾”真是一语双关啊!神农谷降水丰富,空气湿度大,即使朗朗晴日也常现云蒸霞蔚之奇观;另一层意思则是指山间的飞瀑流泉,流金洒玉,犹如春雨霏霏,“情深深而雾蒙蒙”。至于何谓“黑水”?一到黑龙潭便恍然大悟!

这一趟迟来的神农谷之旅,圆了少年时代的一个梦,也见证了它的美丽蜕变。只是当年的邀请者和同行人都不在,唯有我一人默默前行,还有行囊里那首熟稔于心的回文诗。

从桃花溪到珠帘瀑布,从黑龙潭到树抱石,望着眼前的景致,我学着父亲当年的模样,用客家话抑扬顿挫地吟诵着《咏桃源洞》,字字句句,戳痛三十年的时光……